

世界新秩序下的拉丁美洲經濟

邱 稔 壤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一、前言

哥倫布於西元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上午發現原以為是日本的陸地，實為現今的美洲新大陸。美洲又被習慣性的區分為北美、中美、南美三區，此外尚有以人文為依據將其分為盎格魯美洲(Anglo America)和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前者包括美國、加拿大和格陵蘭，後者包括墨西哥以下之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各國，目前拉丁美洲有三十三個獨立國家。

拉丁美洲的歷史文化與其獨特的地理環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相互影響的結果，終於形成拉丁美洲的孤立以及演進緩慢的文化，這種現象適足以說明歐洲何以對拉美鞭長莫及的原因。近代拉美各國強烈的地域觀念以及民族精神也都與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文化有關聯，因此墨西哥的文化不同於巴西，也有異於阿根廷，可謂其來有自。^①

職是之故，儘管美洲在十九世紀即已脫離殖民統治，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却未能盡如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一般，成功地發展成美國和加拿大等大型的國家，以致獨立後的拉美國家大者有如巴西，小者有如加勒比海的島國，當時有志之士雖曾有在拉丁美洲建立大國的抱負，但終因殖民統治時期造成的地方和區域的獨立傾向，以及在地理條件和北美的差異，再加上拉美各地政局不穩，文化較落後且印第安人未能被同化，因而形成拉丁美洲國家大小並存的局面。^②

拉美各國獨立以後，一直是北美與西歐角逐的目標，至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多數拉美國家協同美國對軸心國家作戰，並為美國提供大量戰略物資和原料，而使美國取代了當時自顧不暇的西歐，成為拉美的重要貿易伙伴。戰後美蘇全球對峙的結果，復使拉丁美洲成為強權角逐之區域。迨中共進入聯合國前後以第三世界領導人自居的作法，益使拉丁美洲國家政情複雜化，也促使拉丁美洲貧富不均的問題再次凸顯出來。

註① 楊宗元，拉丁美洲史（台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民國六十七年六月），頁一。

註② 王曾才編著，西洋近代史（台北，國立編譯館出版，民國六十五年），頁五〇一。

實際上，拉丁美洲於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的經濟發展，堪與當時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相比擬，只因人謀不臧，致使八〇年代成為拉丁美洲「失落的年代」。進入九〇年代，在東歐鉅變、德國統一後，美國總統布希隨即宣稱國際新秩序時代的來臨，此聲明意味國際社會互賴關係的成形，隨後冷戰的結束則促使世人正視東西對抗之後的南北合作。拉丁美洲面對此一歷史性的轉捩點，如何加速民主化、平衡赤字、降低通貨膨脹、促進投資、平抑外債，遂成為拉美各國於九〇年代所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是拉美各國在世界新秩序下改頭換面的必經途徑。^③

二、改變中的政治環境

歷經一九八〇年代政治動盪、經濟衰退的慘痛教訓，拉丁美洲至今可謂餘悸猶存。其實拉美的問題出在經濟模式的誤用，保護主義和國家干預造成的傷害最大。尤其至今超過四千億美元以上的外債，使得拉美四億人口每人背負一千美元的債務，而拉美地區有些國家國民年所得仍未超過此數。

如今東西對抗業已結束，南北貧富差距之縮減已成第三世界國家當務之急。儘管拉美各國債務纏身，但債權國為顧全大局而對拉美採行各項優惠措施，已使其逐漸脫離不幸的陰影。拉美境內各國受國際潮流影響，傳統的意識形態對抗也已逐漸淡化，代之而起的是為全民福利著想的政治領導人之爭。他們將為政治穩定負責，尤其必須防範恐怖主義和販毒勢力的蔓延，^④但是改變中的拉丁美洲仍有層層阻力亟待克服。

有鑑於此，美國與哥倫比亞、玻利維亞和秘魯於一九九〇年在哥倫比亞 Cartagena 市召開掃毒會議後，執法人員在掃毒工作方面確有成效，只是販毒活動雖在哥倫比亞受到抑制，却有部份轉移到委內瑞拉、巴西、玻利維亞、秘魯和厄瓜多爾活動，此外並轉向歐洲拓展新市場。一九九二年二月美國、哥倫比亞、秘魯、玻利維亞、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和墨西哥在高峰會後簽署一份新計畫，其中建議成立地區性執法人員訓練中心，訂期舉行掃毒高峰會，以及尋求歐亞兩洲對全球掃毒的合作。^⑤

原本為拉丁美洲典範的委內瑞拉，不幸於一九九二年二月上演了一場流血兵變，雖然事件並未擴大，却令人對拉美民主化產生懷疑。近來委內瑞拉經濟好轉，不過貧富不均的現象仍然隨處可見，類此情況普遍發生在拉美諸國。哥倫比亞、烏拉

註③ Hector Casanueva, "Latinoamerica Frente A Un Nuevo Orden Internacional," *Crítica*, No. 785, Mayo, 1991, pp. 26~28.

註④ Michael S. Serrill, "Beyond Debt and Dictators," *Time*, No. 43, October 28, 1991, pp. 24~29.

註⑤ 明報（香港），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八日，頁十一。

圭和巴拉圭的城市失業率仍然偏高，秘魯的通貨膨脹雖然急劇下降，但實際最低工資却只有一九八〇年的二成。依此類推可以得知物價上升、工資下跌、社會福利不足和政府貪污腐敗應為委內瑞拉政變主因，^⑥若拉美各國未加小心注意，類似情況有再上演的可能。

委內瑞拉事件後不久，秘魯的日裔總統藤森於四月六日晚宣佈解散國會及中止憲法，並實施新聞檢查。據藤森表示，為了改革腐敗的司法部門和無所作為的立法機關，並為了維繫法律和社會秩序，他所採取的行動是必要的。雖然藤森此次行動獲得軍方的支持，但反對黨的國會議員則宣稱藤森的作為無異是由總統領導的政變。

雖然藤森就職以來，已把秘魯的通貨膨脹率由七六五〇%降至一三九%，但秘魯的左派游擊隊橫行、經濟蕭條、毒品氾濫，藤森認為立法和司法部門妨礙了他的經濟改革計畫。實際上，最近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九成五的秘魯民衆不信任司法機關，不信任國會的人亦不少。另一方面，秘魯民意調查中心表示，百分之七十三的秘魯人支持藤森，而百分之八十受訪者認為藤森解散國會的決定是正確的。^⑦

不過秘魯左派游擊隊「光明之路」日漸活躍，目前勢力已由安地斯山區蔓延到首都利瑪貧民區及其他沿海城市，其最高戰略是挑起軍事政變，以迫使秘魯群眾在「光明之路」與軍事政權之間做抉擇，因此藤森所採取的行動可能助長左派叛亂份子的活動。此外，拉美各國也大力譴責藤森的決定，他們擔心此舉將危及南美洲國家政治的安定，南美各國於七〇至八〇年代皆為軍人主政的局面，藤森與軍方合力採取鎮壓行動，有挑起各國軍人干政之可能。^⑧

由此可見拉丁美洲較諸從前已有很大的改變，也更有可能拒絕獨裁體制和烏托邦主義的革命思想。這種反應滲透到各個階層，他們以為文明政權、報導和選舉的自由，為尋求幸福的最佳自衛手段。不過政治的民主並無法保證安定繁榮，大多數拉美國家仍存有半國家化經濟的問題，政治領導人由各種管制方法操縱經濟，行其獨裁政治和經濟國家化之實。因此拉丁美洲亟需改革，包括從根本上重建它的組織、理念和習性，不是由社會主義的理想來達成，而是秉持自由主義的思想來完成。

註⑥ 星島日報，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一日，頁十。

註⑦ 聯合報，民國八十一年四月七日，頁八。

註⑧ 聯合報，民國八十一年四月八日，頁八。

註⑨ 中央日報，民國八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頁五。

三、逐漸脫離經濟夢魘

拉美各國在六〇至七〇年代經濟成長率高達百分之六，年通貨膨脹率亦維持在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五之間。至八〇年代情況急劇惡化，不但經濟成長率只有百分之一，通貨膨脹更高達百分之三百，而同期全球經濟成長為百分之三，通貨膨脹為百分之五。此外，美、歐、日於八〇年代之國內生產毛額雖未大幅增加，但拉丁美洲却大幅下降，以致成為資金外流的主要地區，其中變化委實令人訝異。^⑪

一般說來，經濟學家以為債務是拉丁美洲失業、通貨膨脹、生活水準低落、資本外移和信心崩潰的罪魁禍首，而外債的形成可追溯至七〇年代石油危機所造成的後遺症。當年石油價格的悸動，促使產油國家石油美元過剩而四處流溢，西方國家有些銀行於吸收部份資金後，立即尋找適當貸放對象。彼時適逢歐洲經濟危機爆發，阻卻了油元的去向，而拉丁美洲日漸看好的經濟前景遂成為資金流向的最佳去處。奈何拉美國家過度膨脹的野心和專制政府無視民意，大肆揮霍，終究造成八〇年代債台高築的局面。^⑫

拉美地區經過一九八〇年代的經濟衰退，國民生產總值降低了百分之八點三，而一九九〇年儘管世界局勢已有很大的改變，但拉美地區却因八〇年代的禍根未除，致使國民生產總值又下降了百分之〇點八，外債更高達四千二百五十億美元。同時期拉美的對外貿易繼續惡化，通貨膨脹仍然居高不下，以致拉美各國不得不採取緊縮的經濟措施。^⑬

拉丁美洲數十年來雖以保護主義為主，然其市場經濟體制在七〇年代智利的皮諾契（Pinochet）將軍時代就已存在，只是遲至一九八九年墨西哥民選政府上台的新措施，才改變了拉美國家的看法。如今墨西哥不但拍賣公營事業，調整官僚體制、抑制通貨膨脹，並協商降低外債的負擔，此外一連串以造橋鋪路和降低文盲為主的社會計畫，具有抑制經濟過熱的功效。從前拉美各國只注意土地的佔有和自然資源的開採，却忽略了「人」方是創造財富的好手，亞洲四小龍以豐富的人力資源所創造的經濟奇蹟，已促使拉美各國開始注意人力的培養和運用。^⑭

註⑪ Philip L. Swan, "Economic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Business Economics*, Vol. xxvii, No. 2, April 1992, pp. 18~19.

註⑫ 邱珍璜，「拉丁美洲債務危機」，*亞洲與世界文摘*，八卷三期（民國七十七年三月），頁六十二~六十三。

註⑬ 王建勛，「拉丁美洲經濟區域整合之演變與發展」，*問題與研究*，三十卷十二期（民國八十年十二月），頁六~七。

註⑭ Stephen Baker, Geri Smith, Elizabeth Weine and Ken Jacobson, "Latin America: The Big Move to Free Markets," *Business Week*, June 15, 1992, pp. 50~55.

越來越多的資料顯示，在拉美各國經濟措施調整和對外開放後，已再次走上復興的道路，諸如墨西哥、委內瑞拉和智利等國的經濟成長更高達百分之五以上。只是嚴厲的調整措施，帶來了薪水的低落和失業的增加等後遺症，而貧窮、未開發和社會正義不彰一直是拉丁美洲的通病。儘管通貨膨脹的夢魘已逐漸遠離秘魯、烏拉圭、尼加拉瓜和阿根廷等國家，不過對拉美第一大國——巴西却仍是揮之不去的陰影。

平心而論，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彼此相輔相成；若非拉美國家在八〇年代逐漸走向民主化，拉美國家的市場經濟當無今日的欣欣向榮。尤其外資再次流入拉丁美洲，更促成拉美經濟的穩定，而美國布萊迪（Brady）計畫則使拉美部份國家外債得以重估或減付利息，其成效已普獲拉美各國的重視，其中墨西哥、委內瑞拉、玻利維亞、智利、哥斯大黎加皆為受惠者。^⑭

依據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資料顯示，本區於一九九一年之經濟成長率約為百分之三，數字雖僅持平，却顯示拉美地區長久以來未曾出現的好景，尤其一九九〇年拉美的通貨膨脹率仍高達百分之一、二〇〇，去年已降為百分之二百，截至今年已降為兩位數字。例如南美三大國，阿根廷即由一九九〇年的百分之二三四降至今年的百分之二十五。巴西由百分之三、九七七降至百分之六二三，智利則由百分之二十六降至百分之十九。^⑮據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官員預測，拉美國家於一九九二年之經濟成長率約在百分之三至三點五之間，如果至九〇年代中期拉美地區沒有其他變數，其經濟成長率應可達百分之五至六之間。^⑯

四、區域經濟整合的再起

拉丁美洲各國雖在獨立時曾有成立大國的理想，却未曾成為事實，不過有志之士從未放棄這個想法。自二次大戰結束後到現在，拉美境內各地的區域經濟整合，則進一步提供了不同的途徑。最早為世人所注目的當推一九六〇年依據蒙特維多條約（el Tratado de Montevideo）所成立的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la Asociación Latinoamericana de Libre Comercio

^⑭ Alejandro Moruno, "Iberoamerica, La Revolucion Silenciosa," *Revista del Quinto Centenario*, No. 12, Nov.-Dic. 1991, pp. 62-65.

^⑮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3, 1992, P. A 10.

^⑯ *El Pais*, domingo 19 de julio de 1992, Negocio / 19.

），同年依據馬納瓜條約（el Tratado de Managua）成立「中美洲共同市場（el Mercado Común Centroamericano）」，一九六九年依加塔赫納條約（el Tratado de Cartagena）成立了安第斯公約集團（el Pacto Andino）以進行區域整合，一九七三年成立了加勒比海共同體與共同市場（Caribbean Community and Common Market），至一九七五年則成立了拉丁美洲經濟體系（el Sistema Económico Latinoamericano），此後於八〇年代初期有拉丁美洲整合協會（la Asociación Latinoamericana de Integración）的出現。¹⁷

拉丁美洲整合協會實際上是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的延續，它成立於一九八一年三月，其目標在尋求十一個會員國間的經濟合作。不過該協會只促進簽訂雙邊的特惠協定，而不制定建立共同市場的時間表。該組織會員國分別為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哥倫比亞、秘魯、烏拉圭、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和巴拉圭。¹⁸

經濟整合曾為拉丁美洲帶來正面的效用，一九八〇年拉美平均國民所得仍超過二千美元。然而從一九八二年起，拉美經濟陷入嚴重發展危機，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和巨額外債三個相互制約的難題就一直困擾拉美國家，直到九〇年代方才逐漸好轉。拉美區域經濟整合雖於八〇年代一度蟄伏，不過最近又逐漸活躍起來，進而推動了地區貿易的發展。¹⁹如今拉美經濟整合已為該區經濟重振的希望，拉美各國咸認九〇年代為拉美突破現狀的最佳時機，而加速實現經濟整合則為突破經濟困境的不二法門。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一日里約集團第三次高峰會於秘魯召開，當時秘魯總統賈西亞（Alán García）即於會中表示，國際市場正在重組，現存的南北經濟關係將為東西新經濟關係取代，西方正把拉美和第三世界還債的資本移轉至東方如蘇聯和中國大陸等市場，拉美國家唯有共下決心聯合行動，方能因應所面臨的各項問題。因而如何鞏固及促進本國的外貿市場，加強與區內鄰近國家之經貿關係，已成為本區各國政策目標之所在。²⁰

職是之故，中美洲五國盡棄前嫌，並於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成立中美洲議會，以加強彼此溝通並邁向中美洲五國自由貿易區的目標。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烏拉圭四國元首於亞松森簽署協定，以籌組二億人口消費市場的自由貿易區。此外，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八日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玻利維亞等安地斯山麓國家，亦於卡拉加斯召開高峰會議後，決定加速成立安地斯公約自由貿易區。²¹

註17 Miguel de la Madrid, "Mexico y la Integración Latinoamericana," *Cuadernos Americanos*, No. 31, Año VI, Vol. 1, Enero - Febrero 1992, p. 105.

註18 簡明大英百科全書，第十一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民國七十八年一月），頁六十八～六十九。

註19 人民日報（中共），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頁六。

註20 柯玉枝，「美洲企業計畫與美國、拉丁美洲關係」，美國月刊，七卷四期（民國八十一年四月），頁十二～十六。

註21 王建勛，前引書，頁八～十。

南美共同市場的成立，已引起巴拉圭及烏拉圭軍方的憂慮，一則因工業化造成嚴重失業問題，一則因巴西、阿根廷完全以本身利益為重而忽略了小國缺乏工業基礎較無競爭能力的事實，安地斯集團則因秘魯政局未定，以致整體計畫未得順利推展，尤其藤森總統的片面行動，致使其他會員國擔心遭受波及，而紛紛和秘魯保持距離，此舉使安地斯集團的整合行動中挫，並使該地區的穩定和發展蒙上陰影。因此有識之士以為拉美區域整合經常眼高手低，而保護主義的殘留依然抑制各國整合的意願，故而如何異中求同取得共識，應比流於形式的條約簽訂更為重要。

五、歐美強權的如意算盤

後冷戰時期美國特別注意全球各地區域經濟整合可能產生的區域經濟集團對抗，為制衡新興的歐洲和亞洲經濟集團，並維護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利益，遂有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七日布希總統倡議的「美洲企業發展計畫」(Enterprise for Americas Initiative)。該方案計畫從北美開始，進而結合墨西哥與中南美國家，以建立全美洲自由貿易區。

以拉美地區八〇年代的貿易而言，美國仍然是該地區最重要的貿易伙伴，貿易總額佔拉美對外貿易的四十%，歐市則一直維持拉美國家出口總額的二十%，日本則有六%，而拉美國家間的地區貿易有十五%。值此拉美國家努力脫離十年經濟衰退之時，急需外資促進經濟發展，更需要從外債重壓中使衰疲的經濟能夠獲得挽救，乃紛紛改變五〇年代以來的傳統經濟思想，而採取自由經濟與開放政策，率此皆有利於布希總統的「美洲企業發展計畫」廣被拉美國家接納。²²

自從「美洲企業發展計畫」宣佈後，美國與拉美關係似有日益改善的趨勢，在多次的雙邊互訪活動及區內國家集會中，拉美國家紛紛對該計畫作出正面反應。拉美里約集團第四次高峰會(一九九〇年十月)後所發表的宣言中，亦表示對「美洲企業發展計畫」的肯定，他們認為該計畫首次將債務、貿易、和投資連結在一起，並促使西半球國家得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往來，若此將有助於拉美整合運動之推展。²³

與「美洲企業發展計畫」互為表裏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之初步構想，亦於一九九〇年六月由墨西哥總統薩利納斯(Carlos Salinas)和美國總統布希發表聲明，宣佈雙方就自由貿易協定進行談判，希望彼此漸進且全面性的消除貿易障礙。一九九一年二月加拿大政府加入了此項三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以確保實施

註22 王建勛，前引書，頁十一。

註23 柯玉枝，前引書，頁十一、十六。

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內立法能够及時完成。^{②4}

在經過十四個月之談判後，美、加、墨三方已於一九九二年八月達成協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完成，不僅將使美、墨、加結合成一個涵蓋北美洲三億六千萬人口和高達六兆美元總生產額之經濟集團，並將和歐亞二洲的經濟集團成三足鼎立之勢。^{②5}因此其將來之發展潛力值得密切觀察。

歐市雖為拉丁美洲第二貿易對手，然而由於過去拉美政治不穩定，歐洲的企業大都把目標放在美國和日本上。不過拉美情況已經改善，因此歐市今後仍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尤其歐市國家在政治體制上的示範作用對拉丁美洲可有相當程度的影響。現今拉丁美洲的危機來自於政治新舊體制的不平衡，倘使拉丁美洲能够維持民主政治體制於不墜，並力圖振興經濟發展，同時借重美國和歐市的助力，則一九九〇年代將是重新發現拉丁美洲的新時代。

在歐洲和拉丁美洲之間，西班牙雖在規模和實力上不足以成為要角，不過在國內外情勢的演變下，由西班牙擔任橋樑角色將兩者聯結起來，以改善拉丁美洲的現況和提高西班牙在歐市的影響力，似乎是兩全其美的好辦法。因此協助開發拉丁美洲，擴張在當地的市場，並成立一個類似大英國協的「伊比利美洲國協」，遂為西班牙近年著眼的重點。

原本西班牙預計於一九九二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五百週年時，在馬德里召開伊比利美洲高峰會議，不過由於墨西哥的提議，二十一個西、葡語系國家先行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在墨西哥的 Guadalajara 市召開第一次高峰會議，討論了彼此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的合作。^{②6}而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的會議，委內瑞拉和秘魯雖告缺席，不過各國就民主、人權和教育等問題做了深入的討論，經濟方面則呼籲國際社會開放市場和貿易自由化，尤其盼望歐洲單一法案對拉丁美洲有正面的效用。^{②7}

六、未來的發展

自從拉丁美洲某些國家（如墨西哥、阿根廷）將國營經濟體制開放為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以來，一股經濟奇蹟的旋風正橫掃中南美。從美、墨邊境到麥哲倫海峽，各國政府都在厲行減稅、開放市場和出售效率低落的國營企業，這些措施已促使

註②4 陳超雄，「美、加、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經緯」，美國月刊，七卷八期（民國八十年八月），頁七十六、七十九。

註②5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十三日，頁一。

註②6 邱稔壤，「西班牙在歐洲與拉丁美洲間之橋樑角色」，問題與研究，三十一卷四期（民國八十一年四月），頁八十、八十四。

註②7 ABC - 25 de Julio de 1992, pp. 25-28.

快速的經濟成長，並替捷足先登的投資人帶來鉅額財富。²⁸近兩年拉丁美洲經濟成長之原因，可概略歸納為以下三點：1.雖然美國利率下降，但拉美國家的利率仍高，因而方便外資的流入。2.各國加速產業私有化政策，亦有利吸引投資。3.民選政府施政績效漸獲肯定，致使投資人信心增加。

國際投資人今天在墨西哥的成功與數十年前亞洲的情形非常相似，當時國際間的投資人由於在日本投資成功而受到鼓舞，之後逐步進入台灣、韓國，而後更踏進泰國及印尼。如今各國在中南美洲的投資約有三分之二以上在墨西哥，將來國際資金勢必會流入阿根廷、智利，甚至秘魯。如果各國政情能夠維持穩定，預料至本世紀末，拉丁美洲可能會出現幾條拉丁版的小龍。²⁹

波士頓世界事務協會於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四日邀請塔弗茨大學助理教授 Ann Helweg 於「重大決策演講會」上主講「拉丁美洲的新課題」中，對拉丁美洲經濟發展展現出的有利景象提出以下看法：1.拉美自一九八〇年代經濟成長停滯轉變為一九九一年的百分之二點七，其中智利高達百分之十，墨西哥百分之五，委內瑞拉百分之九，阿根廷百分之四點五。2.拉美通貨膨脹普遍下降至可控制範圍，如墨西哥降至百分之十九，智利百分之十九，委內瑞拉百分之三十一，阿根廷百分之三。3.外國投資重新增加，一九八九年有五十億美元的投資，一九九一年則高達四百億美元。4.對外還債能力因經濟逐漸好轉而增強。

不過拉美地區經濟成長也顯現了以下的不利情勢：1.有些國家如巴西仍有高赤字預算，通貨膨脹仍然相當嚴重。2.秘魯由總統主持的「政變」仍未獲普遍認同，美國將因政策考慮而不續予經濟援助。3.拉美地區貪污問題依然嚴重，對經濟發展有相當程度的危害。4.民主政治基礎薄弱，程度不足，未來仍充滿變數。5.所得分配不均且貧富差距懸殊，如阿根廷全國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在貧窮線下，墨西哥有百分之五十一，瓜地馬拉有百分之三十三，秘魯有百分之六十。

基本上拉丁美洲雖經歷了十年的經濟衰退，但以一九九〇年為例，拉丁美洲平均國民所得仍有二千一百美元，同時期西歐國民所得為一萬四千七百美元，美國和加拿大則為一萬九千七百二十美元。³⁰儘管拉美各國最近經濟表現良好，回復民主體制的國家仍然不够穩定，不過整體表現仍然可圈可點。只是拉美經濟體質仍然脆弱，目前各國雖全力設法凝聚可用資源，但高經濟成長國家如墨西哥和智利，亦非全然不會有變。此外，並非拉美國家個個欣欣向榮，仍有部份國家有停滯不前的

註²⁸ 朱安哉，「經濟大翻身，中南美洲小龍現跡」，經濟雜誌週刊，第一九八期（民國八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十八日），頁五。

註²⁹ 同註²⁸。

註³⁰ Carlos Alcega, "La Decada de la Esperanza," *Cambio 16*, No. 1045, 2 de Diciembre de 1991, pp. 56~58.

現象（如巴西），幸而其他國家的成功對該等國家具有激勵的效用，其對拉美整體環境的改變應有正面的作用。①

七、結 論

發現新大陸後二百五十年間，因早期西班牙殖民帝國妄圖稱霸歐洲，在拉美進行巧取豪奪，其結果，非但未使西班牙如願以償，反使拉丁美洲成為歐洲列強爭食的大餅。迨美國為避免歐洲勢力在美洲過度膨脹，遂有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門羅主義的宣示，其中要點不外是美國無法容忍舊世界政治集團對新大陸任何地區的政治企圖，也顯露出美國將美洲地區視為自身勢力的想法，已逐漸凝聚成具體的政治表態。

門羅主義公諸於世後，歐洲列強在拉美的影響力即逐漸消退。此後拉丁美洲在獨立確保之餘却成群雄並立的局面，各自為政的結果也使得拉丁美洲和盎格魯美洲的發展無法相提並論。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拉美已成北美的後院。冷戰期間雖有蘇聯在拉美四處煽風點火，企圖激起拉美內部對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路線之爭，然而在美國軍政措施保護下，造成美國在拉美獨大的態勢。不過美國在拉美的老大大心態和強硬做法，曾使拉美各國反美情緒高昂，抗爭不斷。

如今在東西方對抗結束後，區域經濟集團之建立已蔚為風潮，南北合作關係更為世人矚目，拉丁美洲地大、物博、人稀的優越條件也再次顯現出來。原本美國對拉美之老板與伙計的心態，也在歐市藉由西班牙頻頻向拉美招手之時，適逢美國本身經濟不景氣，而逐漸轉化為伙伴關係，類此皆為發現新大陸五百週年之前，美洲國家間關係型態的大轉變。

值此世界秩序重整之際，拉丁美洲已無須徘徊於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畢竟意識形態的對峙已逐漸淡化。只不過從前着重軍事安全、政治穩定而被忽略的經濟發展，已再次成為拉美人民重獲生機後的首要目標，於一九八〇年代在拉美地區逐漸確立的民選政府，自也無法自外於潮流。而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良性互動的結果，提供了拉丁美洲脫離昔日陰影的最佳時機，也促使拉美重振向亞太國家看齊的雄心。因此轉向亞太國家爭取技術、資本和經驗的傳授，也就成為後冷戰時期拉美擺脫歐美傳統束縛，再創新格局的蹊徑。

基本上，西歐、東亞、北美三大經濟集團皆有其鄰近的市場和原料供給地，而亞、非、拉等第三世界國家適時提供了三大集團的需要，然而拉美地區之發展條件於三者之間堪稱最優。儘管歐、亞、美三大經濟集團皆注意拉美地區未來的走向，並亟欲加強其在拉美之影響力，但拉美於左右逢源之餘，似乎並未忘却自立自強的道理，只是一切在草創初立之時，仍需堅此百忍勇往前進，否則未來的發展仍舊充滿不可逆料的變數。

註① El País, domingo 19 de Julio de 1992, Negociol / 19.